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中國青年

每份三分 訂閱 國內一年[illegible]，國外一年[illegible]。 郵票代
洋九八折，只收一分及半分者 代售 十份起碼。 一律七折。 寄費
在內。 十期結算一次。 概不賒欠。

第一百十六期

紀念孫中山先生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結果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反共產和反革命——答光晨先生
達儀的一封信
犧牲者（劇本）

發行通訊處
廣東廣州財政廳前國光書店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金重
河南開封南書店街河南書店
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黃鶴鳴

紀念孫中山先生

子雲

三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的一週忌日，在這一日，全國將舉行盛大的紀念會，游行示威，以表示國民的革命團結，並向群衆宣傳孫中山主義之理論與實際。我們紀念這日，不在鋪張儀式，愼終追遠，痛哲人之殂喪，亦不在乎頌揚孫先生之仁慈偉大，傳播他的遺跡以資流連欣賞；我們在這一日紀念他，用意是在革命的宣傳，藉此一日喚起幾百萬幾千萬群衆，知道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革命的旗幟，並且加入孫先生的所創造的國民黨。我們在此一日的工作，不是坐在家裏靜默哀思，如喪父母，而是到廣大的群衆中間，告訴他們，孫中山的名字，孫中山所代表的是全國平民的利益。孫中山先生之死，固然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損失，但是在他逝世前的兩年，已爲全中國民衆定下詳盡的革命的方略，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志，如他一般的百折不回的奮鬥，此外，我們只能說，『倘使他早死兩年呢？我們的工作，將益見困難呵』。

我們紀念孫中山先生，紀念這四十年來革命如一日的天才，第一，當認識他是中國平民的革命領袖，他的革命不是浪漫的要求，而是爲的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在千辛萬苦的推翻滿淸的革命事業成功之後，許多浪漫的革命黨墮落，或爲袁世凱收買，或爲袁世凱屈服，但是他獨團聚一部分革命勢力，起而與袁世凱奮鬥，他失敗了，毫不灰心，反安慰他的沮喪的同志，說『我們在滿淸時代比現在還不如呢』！孫中山先生爲什麼反對袁世凱，因爲中國的的統治階級，雖然換掉了，中國的平民仍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他不是把革命當做投機

事業，當做個人滿足支配慾，加入新統治階級的犧牲品。　他失敗以後，仍不灰心。　一般多烘頭腦的紳士們，常常以革命的失敗，非難革命。『五卅得到了什麼結果，軍閥與帝國主義不是同從前一樣猖狂嗎？　五卅運動，鬧偏了全中國，可曾爭回什麼國權？　通電，宣言，游行，示威，能嚇倒軍閥與帝國主義，咒死他們嗎？　孩子們，不要鬧了，不要受野心家的利用，還是潛心向學，準備造成為將來的有用人材，準備學術救國罷。』　紳士們如此輕視革命，鼠目寸光，把帝國主義，軍閥看得那樣神武威嚴，可惜他們沒有追憶在民國之前，還有滿清，在滿清的統治之下，經過十幾次流血犧牲的失敗，才賺買得民國一塊招牌。紳士們反對革命，因為革命提高了民衆地位，於他們魚肉鄉里的行為亦有不利。　他們豐衣足食，不感革命的需要，在我們人民則身受千層的壓迫，請願哀告是無用的，唯有革命是解除痛苦的唯一出路。　紳士的不革命哲學，不能迷惑羣衆的，羣衆在他們奮鬥的過程中，自然會擺脫此種精神上的枷鎖。　一次革命失敗，正可以激起全國人民的同情，加深敵人的罪惡，堅決人民革命的意志，使我們團結的範圍愈廣大堅固，第二次的捲土重來，愈有成功的把握呢。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是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他不為個人或一階級的利益而革命。　人民一日不獲得解放，他的革命工作沒有停止。　許多為個人利益，為一階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如宋教仁，黃興，章炳麟等，代表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不贊成平均地權等主張，為自己的升官發財而革命，在推翻滿清之後，即求與袁世凱妥協），因革命潮流之增進而墮落反動（如章炳麟及國民黨右派），惟孫中山先生祇柱中流，屹然不動，盡其領導民衆的職責。

依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惟有革命是人民的一條出路，可是誰來担負這革命的重任，孫中山先生當進行革命時，卽能解答這問題。 因此他的革命不是烏託邦的空想，不是炎炎的大言，最初很能引起滿清政府的恐怖，防範禁止，手忙脚亂。 他感覺得革命的工作須由羣衆來担任，而且必須是最受痛苦，最受壓迫的羣衆。 他最初找的是留美的華僑，國內『會黨中人』。 辛亥革命是會匪，學生，華僑三種社會勢力合作的結果。 會匪是游民無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之侵略而破產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他們的生活最苦，自然最需要革命，其次華僑亦因受帝國主義之欺凌壓迫而傾向革命，留學生及內地學生，代表國內已破產的士大夫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受新思潮之感染，亦爲革命運動中的助力。 辛亥革命後，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的革命運動暫時陷於汚泥中間（民國二年至八年）。 當時的革命只靠軍事運動倒袁，反段；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聯絡運動土匪式的軍隊，在各地揭起護法的大旗，以破壞北洋軍閥的武力統一。 當時的小資產階級旣充滿了希望和平，迷信軍閥的心理，無產階級尙未形成一社會勢力。 革命運動因缺乏小資產階級及一般社會的同情，被壓迫而走極狹隘的軍事的道路，其效果不過是破壞了北洋軍閥統一中國的政策，減殺了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毒燄。 直至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中國的民衆運動解決時局的機兆已見，五四運動的有形結果是罷免曹陸章賣國賊，拒簽凡爾賽和約和收回山東；其無形結果是開民衆運動之新紀元，學生羣衆經此番反抗，到民間去，逐漸散佈其勢力於民間，引起了勞動運動的發生。 中國幼稚的工人階級，充滿革命的活氣，在加入革命鬥爭舞台以後的短時期內，確實舉行過幾次反抗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的英勇鬥爭（如海員罷工，開灤罷工，二七

流血）。從那時起，革命的主要責任由學生身上轉移到工人階級肩負。新的環境產生新的革命戰略，孫中山先生以其慧眼看到新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又經過軍事革命失敗的教訓，自然覺悟改變革命戰略的必要。從一九二三年國民黨決定改組，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促進工農勢力之發展，並聯絡主張世界革命的蘇俄，中國的革命運動從此走上一平坦的大路。孫中山先生爲平民的利益奮鬥，不怕民衆勢力的發展，並且他將革命基礎建築於最勇敢的民衆之上。他的革命工作方法，集中於一點，即是他遺囑上所說的「喚起民衆」。

有一般假革命黨，他們口頭承認而且宣傳革命，但從未見他做喚醒民衆的工作，宣傳只限於空虛的學理研究，畏民衆如虎，不惜以『赤化』目之，他們的革命引不起任何敵人的恐懼，以僞亂眞只供反動派的利用，擾害國民革命的隊伍。孫中山先生知道如何去革命，所以他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並且繼續反對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他的革命勢力，隨時代的變遷，由華僑，會黨，學生的革命基礎，轉移到學生，工人農民的身上，所以敵人恐怖，呪詛他。倘使孫中山先生在滿清時代是一無政府黨，是劉師復的信徒，只宣傳而不行動，只喚醒知識階級，而不喚醒民衆，滿清會被他推翻否？假使孫中山先生在現在是一國家主義者，高喊外抗強權，排斥工農勢力，他還受民衆的熱烈的紀念與追悼，能號召普遍的革命運動否？孫中山如個個純粹的革命黨一樣，他的思想是時時進步的，他沒有成見，常從革命的民衆獲得新的詔示。當國民黨改組前後，許多黨員卻反對他接近民衆，惟有他力排衆議，決定容納共產黨員，聯俄，扶植工農勢力，反對帝國主義等基本政策，並放棄單純倚賴軍事的策略。中山先生的基本政策，至今尚未爲一般黨員所了解；容納共產黨員，聯俄，固爲

左右派爭論的中心，卽扶植工農勢力與反對帝國主義也是兩派衝突的焦點。 左派主張發展工農勢力，扶助工農改良其生活，但右派則主張勞資調和，反對階級鬥爭（實際是主張工人餓着肚子，替資產階級革命，）左派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但右派則高唱對英不對日。一切政策的衝突，不關乎知識的深淺，而是出發於階級的觀點。 孫先生代表民衆的利益，故力求喚醒民衆（最下層的羣衆也在內）。 一些代表上層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分子，他們反對民衆勢力，所以看不清中國革命的道路，更說不上實際的去幹了。 中山先生代表的是大多數民衆的利益，他始終是革命的，他經過議會主義（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主張國民黨退爲在野黨），軍事革命等失敗，沒有墮落，反更堅決的接近民衆，，至於有些黨員爲了個人的利益，爲了一階級的利益，或迷戀於議會主義，或堅持武力革命，他們都從革命的陣營中落伍分化出來。 革命是要民衆幹的，他們謀藉革命以自肥，終爲民衆所厭棄，驅逐，以致失去了革命的領導地位。

孫中山先生一生的爭鬥，一面是反對統治階級及其附屬品——在滿淸時代爲滿淸貴族及康梁立憲黨，在民國時代爲軍閥及逢迎軍閥之研究系，帝國主義之買辦階級；一面又反對國民黨中間的改良派，他痛恨右派，如與黃興等分裂而組中華革命黨，在民國元年反對黃興宋教仁，民國十一年反對馮自由等右傾，不遺餘力。 他看出這些傾向的演進，容易拋棄革命而與統治階級結合。 革命黨不左傾，卽右傾，斷無迴翔中立的餘地。 果然黃興一派所演化的政學會，後來變成黎元洪段祺瑞趙恆惕的忠僕，卽馮自由劉成禺一派亦投降在段家門下做走狗。 我們於右派思想發生時應當迴頭痛擊，揭破其反動性，使其失掉羣衆的信仰，然

後他們投靠權門時，羣衆不致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以打擊革命派的勢力。 其次，孫中山先生所最努力的，便是組織一紀律極嚴而能爲革命工作的黨，從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到中國國民黨之改組，孫先生時時是向此努力，要喚醒民衆必須團結和鍛鍊民衆的先鋒，向羣衆中活動，這是革命黨的意義。

綜括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我們知道他是爲大多數平民的利益，只有站在這觀點上，我們才能了解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才不致如鸚鵡般的背誦他的三民主義，在實際行動上，背叛他的主張。 國民黨右派自稱孫文主義的信徒，每次開會恭讀遺囑，但他們並不能了解喚起民衆是何意義，民衆要怎樣才能喚起。 喚醒民衆是要喚醒他們起來革命，起來鬥爭，如若他們的鬥爭不能改良生活狀況，他們爲什麼『供人利用』呢？ 他們不願聯俄，因爲這是扶助了中國民衆勢力的發展。 國民黨右派領袖的反動行爲，就在於他企圖將三民主義資產階級化，將國民黨變成一反共產的，資產階級性的政黨，此與孫先生的主張全國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革命的主張，相去何止萬里？ 國民黨右派始終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因爲他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

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全國人民都追悼他，紀念他。 軍閥，官僚，帝國主義，從前驅逐他，通緝他的，也一變而尊敬他。 生時爲敵人所追逐，造謠陷害，死後爲敵人崇拜如神聖，以圖緩和被壓迫者的感情，這是個個大革命家所遭逢的命運。 還不止此，帝國主義軍閥壓迫民衆的影響，一定要產生一部分懦夫，經不起壓迫，又害怕革命勢力之蔓延，希圖修正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學說，努力消滅其鋒芒，有如戴季陶修正中山主義之嘗試。 此外，

趙恆惕爲迎合人民，鞏固地盤，也要提倡三民主義。 帝國主義，軍閥，右派對中山主義之進攻是多方面的，我們必須努力向民衆宣傳增加幾十萬孫中山主義的信仰者，才能抵制反動勢力對我們的進攻。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結果

P. S.

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反動勢力如軍閥，帝國主義及研究系，皆大歡喜，都以爲孫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革命運動一定要受很大的挫折，他們可以高枕無憂了。 反動軍閥如陳炯明等乘時向廣州政府反攻，段祺瑞亦收買一部分國民黨黨員，組織國民黨俱樂部，實行破壞國民黨。 軍閥帝國主義見此『老頭子』晚年傾向『過激』，祝其早死，以爲他死了以後，國民黨一定分裂，國民革命運動失掉領袖，必然瓦解。 但是事實駁斥了反動派的幻想。 中山先生逝世，中國革命潮流不唯沒有降落，反日益高漲，五卅運動是中山先生在世時所未及見的，帝國主義所受的驚慌狼狽，恐怕至今尤有餘悸呢！ 國民革命潮流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的高漲，可以反證中國的革命運動不是任何野心家的理想，而是客觀的被壓迫的窮苦民衆的要求。 敵人痛恨咒詛革命領袖的死亡，以爲可以消滅革命運動，至此亦可稍醒其迷夢，亦可從事實得到教訓了。

中山先生逝世，革命潮流不唯沒有低落，反日益高漲，此有兩大原因。 第一、中山先生兩年前決心改組國民黨，在民衆中間發展，已吸收了無數新進分子，使國民黨充滿革命活氣。 中山先生遺下一偉大的遺產，國民黨，牠的黨員均因中山先生之死而感覺責任的重大

，誓願秉承遺囑，奮鬥到底；無異中山先生之死，增加了幾萬革命的生力軍。　第二、軍閥的戰爭，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了人民的生活，使一般最受痛苦的人民，如工人階級，不得不恃反抗壓迫為唯一生路。　在這一年，國民革命運動，有可驚的進步，五卅運動，廣東的統一，反奉戰爭，節節打退帝國主義的勢力，團結中國的民衆。　國民黨二年來的奮鬥，改變了全中國人民過去對牠的錯誤觀念，信仰牠的領導，並且加入牠的組織。　此二年來，國民黨與帝國主義戰，與軍閥戰，與買辦階級土豪戰，與右派及國家主義戰，牠的成績從這些光榮的戰鬥中表現；她的實力從這幾次光榮的戰鬥中鞏固；誠不愧為中山先生所手創的，並繼承中山先生遺志奮鬥的革命政黨。

國民黨自第一次大會至第二次大會，中經兩次分化，第一次是軍閥，官僚政客及其走狗分泌出去，組織國民黨俱樂部，直接阿附段祺瑞以求榮。　第二次是西山會議及孫文主義學會之組織，代表資產階級的意念，脫離國民革命的壁壘。　這兩次分化，都是於國民革命運動有益的，因為國民黨洗清了這些反動分子，免除了內部的糾紛，可以專心致志於羣衆間的工作，和黨的發展。　同時，這些右派和反動派分泌出去，得不到羣衆的同情，或已經消滅，或奄奄待斃。　此可見中國革命勢力之強盛，羣衆亦已覺醒，他們決不受反革命派假革命派的引導。

第二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於一月在廣州開幕。　當未開會之先，右派與帝國主義極力破壞此大會的成功。　大會開會以後，他們希望大會分裂。　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國民黨不但沒有分裂，而且團結得堅固異常，左派與共產派本和衷共濟的精神，解決一切問題

，國民政府的政權，亦在左派之手。第一次大會僅分析中國之亂源及提出國民黨的政綱，這次大會，本着過去兩年來的革命經驗，決定許多更具體，實現國民黨主義的方針。第二次大會的宣言，承認帝國主義是我們的眞正敵人，我們必須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以打倒他。這是五卅以來所證實的經驗。在五卅運動發生後，無產階級的俄國如何幫助中國的革命，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亦捐款示威援助，摩洛哥敘利亞的叛亂，牽制帝國主義的實力，使帝國主義在各地利害衝突，不能結成聯合戰線。這是我們的革命經驗，斷不可輕輕放過。有人只主張打倒軍閥，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可惜他們眼瞎耳聾，見聞不到帝國主義在反奉戰爭以來，幫助反動軍閥，直接與民衆衝突的事實。我們的策略須決定在事實之上，須將與我們衝突的各方實力及其關係計算一下，我們的佈防才不至疏漏。現在，龐然大物的帝國主義時時準備着直接的吞噬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但我們還只說打倒軍閥，此何異簡單的工人們常想着只反對走狗不要反對資本家？指導輿論的先生們，似乎太簡單而且沒有常識了。

第二次大會的宣言，確定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因工業發達而產生之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爲民族革命之指導者。這亦是五卅以來的革命運動所詔示。革命黨的作用即在綜合各方的革命勢力，並且集中其能力，組織鼓動最革命的一部分人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欲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是靠堅甲利兵，不是靠十萬軍隊。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軍備，比不上歐洲的三等小國，想單純的用武力以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飛機，無畏艦，潛水艇，唐克車抗戰，何異以卵投石？中國是列強口中一塊肥肉，他們斷不肯讓你容易解放。

摩洛哥，土耳其的民族，所對付的只是一二國帝國主義，他們亦不是帝國主義角逐的中心，然而他們的解放，亦得着全國農工階級的幫助（如土耳其，在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時，共產黨與基瑪爾是合作的），才能成功。 何況我們處境更爲困難？ 我們不靠軍隊打敗帝國主義，中國的軍閥是帝國主義的鷹犬，更不能將此責屬望他們。 我們的革命主力軍是工農羣衆，他們覺醒後，自然有組織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進而與世界革命潮流聯合，共同消滅帝國主義。 工人階級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指導者，凡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的，實際冀圖毀滅民族革命之指導，卽消滅民族革命運動。 國民黨員自此次大會以後，他們當如何去領導工人爭鬥，由經濟的到政治的，由反抗資本家做起點，進而反抗軍閥與帝國主義。 凡仇視工人階級利益的，無異拋棄他們負的革命責任，違反第二次大會宣言，是國民革命的叛徒。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包括兩年來革命的敎訓，指出將來工作的方向，每個國民黨員應當熟習其內容，時時準備應用。 他們更須將此宣言的精義傳播民間，使工農羣衆明白本身的責任，使他們明白世界的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對於中國的解放運動有極大的助力。 第二次大會的結果，比第一次大會前進一步，他的革命方略規定得更具體詳細，我們須要十分努力的去宣傳，以增加全國的革命空氣，並且努力吸收進步份子，加入國民黨。 其次我們須常常準備將第二次大會議案施諸實行，不然，白紙黑字，引不起民衆的觀感，我們亦難以取信於民衆，進而領導他們。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中國革命亘三十年而成効甚少，就因不能團結眞正的朋友，以攻擊眞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羣衆的嚮導。在革命運動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這個革命不失敗的。我們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眞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眞正的敵人。要分辨那眞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大略人數，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　※　※　※

無論那一個國內，都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五等人。拿農村來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雇農是無產階級。拿都市說：大銀行家大商業家大工業家是大資產階級，錢莊主中等商人小工廠主是中產階級，小商人手工業主是小資產階級，店員小販手工業工人是半無產階級，產業工人苦力是無產階級。五種人各有不同經濟地位，各有不同的階級性。因此對於現代的革命，乃發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對革命守中立，參加革命和爲革命主力軍的種種不同的態度。

※　※　※　※

我們試看中國社會各階級是怎麼樣

第一，大資產階級。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發展必須附屬於帝國主義。如買辦階級——與外資有密切關係之銀行家（如陸宗輿陳廉伯等）商業家（如唐紹儀何東等）工業家（如張謇盛恩頤等）大地主（如張作霖陳恭

受等）官僚（如孫寶琦顏惠慶等）軍閥（如張作霖曹錕等）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其政治主張之代表爲國家主義。

＊　＊　＊　＊

第二，中產階級。如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因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本國資本銀行工商業的發展尚限在中產階級地位。所謂銀行業乃指小銀行及錢莊，工業乃指小規模工廠，商業乃指國貨商。凡是大規模銀行工商業幾乎無不與外國資本有關係，只能算入買辦階級內。）小地主許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個階級的欲望爲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這個階級對於民族革命乃具着矛盾的態度。即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因現在的革命運動，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及存在感覺着威脅，又懷疑革命。這個階級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其政治主張的代表爲國民黨右派——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戴季陶的「眞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態度。

他們反對以階級爭鬥說解釋民生主義，反對國民黨聯俄及容納共產派份子。但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不行的。 因為現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的兩大勢力作最後爭鬥的局面。 這兩大勢力豎起兩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反革命份子都集於其旗幟之下。 那些中間階級，在西洋如所謂第二國際等類，在中國如所謂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等類，必須趕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 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本階級利益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個幻想。 他們現在雖然還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們現在雖然還不是我們正面的敵人，但到他們感覺工農階級的威脅日甚時，即是為了工農階級的利益迫他們讓步稍多時（如農村中的減租運動都市中的罷工運動）他們或他們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右翼）一定會站入帝國主義一邊，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正面的敵人。 本來買辦階級與非買辦階級，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劃分清楚。 以商業論，固然許多商人是洋貨商土貨商劃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門內，是一部分擺設着土貨，一部分又擺設着洋貨，而且即令是純粹土貨商人，亦許他與買辦階級的工商業家銀行家有許多經濟的關係。 以知識階級論，小地主子弟若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他的生活若已經與教會洋氣或買辦階級發生密切關係，這種人固然是靠不住；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國外專門學校大學校讀書，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國留學生的薰陶，而且他們在生活上亦許與教會買辦級階發生若干間接的關係；他們仍然不免會是些半身土氣半身洋氣的脚色。

在這類人並不是純民族的資產階級性質，可以叫他們做「半民族資產階級」。 這種人乃是中產階級的右翼。 只要國民革命的爭鬥加緊，這種人一定很快的跑入帝國主義軍閥的隊伍裏和買辦階級做很好的夥伴。 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此派在某種時候，（如抵制外貨潮流高漲時）頗有革命性。 但其夙持之空虛的「和平」觀念極不易打破，而且對於所謂「赤化」時時懷着恐慌，故其對於革命極易妥協，不能久持。 故中國的中產階級，無論右翼，左翼，都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餘的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除開少數歷史和環境都有特別情況的人。 中產階級的數量，在全國內至多每百個人裏頭有一個（百分之一），即四百萬人，（未完）

反共產與反革命——答光晟先生

獨立青年社的光晟先生，是一位力爭上游的先生，他是反共產運動中間的健將，但他反對人家駡凡反共產的即為反革命，曾為『顯豁而有邏輯的條貫』（這是蒼水同志的批評）之文，載於獨立青年之前身，孤軍雜誌，以痛駁我們的反共產即是反革命的意見。 我最近才得讀光晟先生那篇佳作，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尚沒有與蒼水有同樣的感覺。 這且不去管他。 我們又見着獨立青年第二期上光晟先生的『答中國青年論反共產和反革命』又將他的意見申論一番，我們且分析他的議論以確實證明光晟先生及獨立青年社同人是革命的，是具有反共產而同時兼革命的資格，值得國民的尊敬。

我們要首先聲明，我們是與人為善的，是絕不想包辦革命運動排斥異已的，所以一方面

與國民黨提携並進，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一方面對於那尙不十分壓迫人民集會言論自由和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的軍隊——國民軍，尙分別看待，督促他站在人民的戰線上與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爭鬥。我們很不願以反革命的名字輕輕加在別人身上，正因革命勢力的孤單，革命勢力利在統一，不利在分裂，我們對國民軍尙不加以反革命的頭銜，可知假使是反對敵人的人民團結，不論其屬何性質，我們極願伸出手來要求合作。

我們極歡迎獨立青年社的諸先生傾向革命，『以護法始，以革命終，』而且他們出來聲明反共產非反革命，特別値得我們的同情。我們因此仔細考察他們的革命性，得到下面幾點：

第一，獨立青年是反對蘇俄，南方國民政府，北方國民軍的，其原因即爲蔣介石，馮玉祥或與『蘇俄結不解緣』，或『傾向赤化』。他們對郭松齡的反戈亦站在道德的理由上反對，深願其敗，至於張作霖，『則甚願能有人堂堂正正將他打倒』。換言之，假使獨立青年還未同意認爲是堂堂正正的人，則牠甯願維持張作霖反對任何人削弱張作霖的勢力。

第二，獨立青年對於國民革命運動應當怎樣進行，似乎還沒有整個的策略上的意見，每次反段，反日，反對直奉聯合，反對英國封鎖廣州等政治問題發生，既未見獨立青年社或黨提出指導民衆運動的意見，又未見他們出來參加示威，增加民衆的實力。

第三，獨立青年號稱革命，也與全民革命的醒獅一樣，享有軍閥政治下充分的宣傳自由，不遭干涉或禁止。他們沒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上，指斥過軍閥賣國殃民的罪惡，倒反站在軍閥與帝國主義的觀點上，造謠誣蔑共產黨（如他說共產黨員跪在軍閥面前請願啓封上海總

工會，姑不論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有資格跪在軍閥面前，卽論上海總工會恢復一事，固然總工會爲要享有法律自由，要求軍閥啓封，這決非哀求可比，軍閥若不承認，於是民衆自己起來恢復，上海總工會是在數萬民衆示威熱烈歡呼聲中自行啓封的）。

總上三端，獨立青年的革命性，可想而知。 我們雖然欲認獨立青年是革命的，但他們自己不爭氣，在事實上表現不出來，爲之奈何？ 實則反共產卽反革命的理由很簡單，就拿雄糾糾的軍閥基瑪爾來說，他在與英帝國主義戰爭時，也不得不暫時與土耳其的共產黨聯絡合作。 事實上，當你進行革命之時，你決不能一面打倒軍閥，一面打倒革命的勢力。 你的打倒革命勢力，無異爲敵人所利用，因爲反革命的勢力總是強大的，攻擊他不易搖動他的地位，革命勢力比較是單弱的，打擊他容易奏效。 你間接幫助軍閥的功勞，抵過你直接攻擊他的罪過十倍。 很明顯的，你是有意或無意的幫助了軍閥或帝國主義摧殘革命勢力之統一，你如何厚顏的以革命驕人，還要求人不罵你反革命呢？ 凡不贊成共產主義革命的人，斷無此時積極反對共產黨的理由，因爲這是自相殘殺，客觀的爲敵人所利用，對敵人是小罵大幫忙，每個革命黨應當內心有愧。 他此時的工作，便在携其革命主義到民間去宣傳組織，力求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之早日實現，如此，才算一眞正的革命黨員。

此外，光晟先生的文章，倘斤斤致辯於帝國主義應當打倒，抑係應當排斥？ 我們用不着引經據典，咬文嚼字，與光晟君辯論這不關痛癢的問題，雖然人人都知道打倒之先，須要排斥，猶之毆打敵人，先須使其受傷，才能致死。 光晟君如眞欲主張排斥帝國主義就夠，用不着打倒，倘如光晟君眞是實際的去幹，我們決不反對，只有歡迎。 我們相信光晟君那

時必有覺悟，排斥是不夠的，俄國土耳其都曾排斥過了帝國主義，但仍不能禁止帝國主義之捲土重來力謀吞滅革命勢力。但我們料定光晟君決沒有實際的想過怎樣排斥帝國主義，怎樣騰出他們當刊篇幅的一角紀載並且攻擊帝國主義在華之橫暴與罪惡。光晟君之排斥帝國主義主張，不過是取悅民衆的保護色，門面語，藉以掩藏着他們好對共產黨描準射擊能了。

這又能欺騙誰？

遊俄的一封書（來件）

上海大學暨附中諸同學：——

我們經過黨部的通過，得來赤都，學習革命的理論與戰術，所以我們都很不客氣的承認我們來此不是讀死書，將來回國當教授，迷着良心騙人；更不希望當一文不值的狗屁學者，而是都要學習的當一個革命線前的戰士。

我們到此已兩星期餘了，我們覺得自離中國以來，所見所聞，皆使人發生深刻的覺悟，茲抽其要點，爲諸同學述之：

蘇維埃俄羅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現在正一步一步地向共產大同的社會走去。他們的教育是普遍的，他們人民是活潑的；眞不像中國不注重社會教育而只努力於死板的學校教育，造出人材，簡直毫無用處。所以一入俄境，就知道：他們每人都能了解世界經濟狀況；並且他們對於中國政府，都有相當的認識，知識較高的人，很能分析中國政局，指出中國民衆的出路，差不多比中國的大學教授還要明白得多。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國民黨

，他們手舞足蹈，欣欣然有喜色的向我們談話，他們伸出右手說「列寧」，復伸出左手說「孫逸仙」。 握手相親，歡呼慶祝……這種種表演，都是表明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進一步，俄國人幫助中國人完成國民革命。 況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牠能把那殘酷的惡獸殺滅乾淨，一輪紅日，那時才能照遍五大洲。 這樣，他們不由得不歡呼起來！

有許多大站，我們停的時間很長，許多兵士學生都很快的跑上車來，拿他們認爲最寶貴的列寧馬克思福良士等照片送給我們當作極誠懇而偉大的禮品。 西比利亞離北極甚近，故沿路積雪甚厚。 每站乘客均下車在白銀宇宙中散步。 在散步的當兒，有許多同行的少女，很不客氣的以我們爲同志，而以冰雪同我們作戲。 我們都很誠懇的不分男女不分國界的作極有趣味的雪戰。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主義上的結合，是眞實的，是神聖的。 不像資本主義社會，衣服稍不整齊，即被人蔑視，此點已可證明資本主義是惡濁的，虛僞的，而社會主義社會是眞實快樂的。 並且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東西革命份子的携手。

十一月七日我們在窗外看見許多男女老少，排着隊伍，拿着紅旗，向他們集會的地方走去，於是我們知道這天是他們革命紀念日了。 我們本想參加，可是無情的火車，仍轟轟向前奔波，使我們沒有片刻的停留。 我着請翻譯向站長要求，可是因爲火車開停，均有一定時間，不能更動，所以也未能如願。 一直等到莫哥卡這個地方，我們才下了車，去參加他們的革命紀念會。 他們表示熱烈歡迎，會中有本地黨部代表演說云：「這次中國有許多青年革命份子，來到俄國學習革命，我們非常之歡迎，今日又來參加我們的紀念會，我們格外榮幸！ 我們可以把八年來的經過情形，簡單地向大家報告。 自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內

則撲滅反革命派，外則抵制帝國主義。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中，我們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我們始終是扶助東方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國幹民族解放的運動，所以我們十分希望你們革命早日成功，同蘇俄聯合起來，來打倒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開會後本欲少留片刻，同他們交換意見，可是開車的時間已到，不能逗留了。我們回到車後，回想我國一般號稱國家主義者人們，總說蘇俄是紅色的帝國主義者，實在是信口捏造，以迷民衆的。

我們過了七天的海上生活與十五天的火車生活，才得安抵莫京。到後即入學校。食飯洗滌換衣以及一切日常生活要品，都由學校蘇維埃布置安妥。教室寢室之愜意，眞不是我們在國內所能想到的，簡直是世外仙境，那裏敢回想國內的苦況。然而學校一切費用，都是蘇俄工人的薪水上扣下來的。他們希望中國革命早日實現，所以不惜縮短日常用費，來帮助我們。每念及此，心中為之不安。同志們，我們大家努力吧！學校檢查體格甚為周密，好在同志中有病的還不多，學校極其注意體育，因為要作一個勇敢誠實的革命者，第一先要有健全的身體。

現在學校已經開課，重要的課程是：政治經濟，經濟地理，中國問題等。我們在一個禮拜上課的過程中，就十分感覺地理歷史的知識太幼稚了。

日前我們曾看影戲，戲片是俄飛機行經中國所攝的。廣東革命政府的發展狀況，以及要人汪精衛、蔣介石，和青天白日旗，都表現在銀幕上。其他如上海英大馬路之盛狀，先施永安之闊綽，同時閘北南市貧民之困苦，也都赤裸裸表現出來。

日前我們曾去拜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及一切弱小民族的導師列甯同志。那時雪花

飄飄；我們看見列寧墓後的亭子上插着鮮紅旗幟，燈光輝耀，雪花亂飛，斯情斯景，真令革命青年增加萬倍勇氣。墓為一小四方的屋子，我們由門而入，滿目赤色，令人感覺一種不可思議的肅靜與莊嚴的滋味。及至偉大之墓前，見仁慈的列寧在玻璃匣中睡着。我們逗留片刻，即把他一生功績，在心幕上，重演一過。

我們還參觀許多別的地方，以後再報告你們吧！

我們以為社會進化是根據經濟組織的變更，而要以新的組織來代替舊的組織時，必須經過革命。換句話說：革命即是進化。我們知道現代的資本主義已到末期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已到實現的前夜了。可是經濟落後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比較幼稚，是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應有指導的責任。在五卅運動中我們知道，真正為民衆利益而幹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是我們上海大學的學生。我們十分誠懇的願你們努力向前奮鬥，我們在此努力學習做你們的後備軍。

國民革命萬歲！

上海大學萬歲！

黃胤，顧仁攻等七人同上

犧牲者(劇本)

鴻幹

人物　犯人，監刑官，兵士，警察和觀衆，內有紳士，牧師，青年工人，學生，女工及各色男女人等若干人。

地點　一個都會

時期　某年冬天

第一幕

佈景　軍法處門口，門設臺之右側，臺左爲照墻，墻上張貼罪狀布告，朱畫殷然，犯人名字爲姜良，犯擾亂治安罪，執行鎗決。　門口兩兵士站崗。

甲兵（指墻上布告向乙兵）眞好漢！　眞好漢！　聽說昨天晚上電報到，看管的阿六問他有無遺囑，那犯人聽了面不改變色很從容的答道「沒有」，他說他是替全社會謀利益，家族也不過是社會的一部分………

乙兵（聞言作奮興狀）你看見過他沒有？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甲兵（搖首）我幾次想跟阿六進去看看，但終沒有成功，等一會怕就要來提犯了，我簡直不敢看他上綁，像這樣一個好人，却活活讓他去鎗斃，眞可憐……唉！　像這樣，那裏還有天理呢？　（挾鎗背手在臺前散步）

乙兵　聽說據報告，前月同和紗廠罷工和東鄉佃戶抗稅，都是他弄出來的，所以……

甲兵　（駐足轉身向乙）那裏？　同和紗廠，是因爲尅扣工錢，還有阿狗的媳婦給外國的洋工頭踢傷，後來小產死了。　所以大家抱不平才起來搖班，那姓姜的只不過時常過來演說，後來教大家組織工會罷了。

乙兵　聽說外國人屢次到司令部關照……外國人最怕便是工會。

甲兵　無論如何，就是組織工會，是不會有死罪的。　眞慘！

乙兵……………

甲兵　聽阿六說，姓姜的入獄後時常同他談話，他說大家都是受壓迫的，只有大家團結起來幹革命，才能把我們救出。　他便是個革命黨，他說他的死是沒有什麼可惜的，而且并不怨恨誰，他說帝國主義和軍閥才是大家的仇人。　後來阿六怕軍法處耳目多，不敢多同他談，不過暗地把他的手鐐脚銬減鬆；昨天晚上，阿六得到了要槍斃他的消息，特地通知他，問他有何囑咐，那曉得他却爽爽快快的說沒有呢？眞個硬漢！

乙兵　他這樣子一死，總算轟轟烈烈的。

甲兵　可不是嗎？　反正大家免不了死的，不曉得我們將來怎樣結局？　（長嘆）

乙兵　（憬然如有所觸）唉！有什麼好結局呢？　出隊打仗的時候，性命薄得像紙一樣呀，……唉！不想罷，想起實在難過……但是，我們村裏年年遭水旱天災，地租都繳不起，除了當兵，沒有別的路可走啊！

甲兵　眞的沒有別的路可走，爲了幾塊洋錢，只得當兵，爲了幾塊洋錢，只得賣命，我們的性命，眞是太便宜了！（右手拍拍兵肩。并指布告）你看，那姓姜的，他的死實在比誰都有意義，爲我們大家被壓迫的人（遍指座客）死的！　唉！（垂首掩面作不忍狀）

乙兵　我們出隊打仗爲的是幾塊錢，同我們拚命的，也不過爲了幾塊洋錢，什麼衝鋒，敢死，說穿了，只是爲幾塊錢來互相殘殺罷了！……

甲兵　不衝鋒，不敢死，便怎樣？　我們的官長，都是把機關鎗，押在後面呢！

乙兵　（忽地記起一件事）你曉得嗎？　在五營王營長部下的，那上洋鄉的陳四，鄭順，王六和那張老頭的兒子阿貴，前幾天都在濟南砍了腦袋了！

甲兵　怎的？他們不是和我們一同出來的嗎？是怎的一回事？誰告訴你的？

乙兵　柳五出差到濟南，回來告訴我的。他說：那天王營長差遣他們四位坐火車運煤到青島去，他們就逼着司機的開車，沿途不許停止，那曉得半路上碰着祁旅長的專車迎面開來，于是便把祁旅長的專車，擋出滿了。祁旅長便不由分說的，傳令把他們砍了。（舉手作斬首狀）砍了呢！死得眞慘，而且寃枉極了！這分明是王營長叫他們做的，因爲服從，却把腦袋斷送了，可見他們的軍法完全是橫行霸道的。

甲兵　咳！只有官長說話，那有兵士說話？

乙兵　可不是嗎？倘若他們違犯了王營長的話，挨站停留，哪自然不會擋祁旅長的車，可是時間誤了，王營長又要說他們延誤軍機，少不得也要一砍，咳！簡直進退皆罪了（顫聲，似不勝其憤恐者）咳！（以手自撫其頸）

甲兵　咳！那些官長們，天天敎我們要服從，像這樣，服從了王營長，就要得罪了祁旅長，服從了祁旅長，又要得罪了王營長，都——要——砍（以手斬狀）橫豎我們遭殃罷！

乙兵　我們的性命，眞是不如一隻狗。

甲兵　我們都是瘋了，你想想，我們在鄉間當佃戶的時候，因爲去年收成壞，被那地主逼得走頭無路，記得三月十六那天晚上，我把六歲的兒子賣了二十塊錢，要求吳二爺（地主）把我賬目勾消，誰知那賊咬定一個錢都少不得，逼得我沒有法子，只得亡命投軍，隨走的晚上，我對妻子發誓：「老子一天得志歸來，要把那些苛刻佃戶，重利盤剝的地主拿住碎尸萬段！」（戟指努目，慷慨激昂）……

乙兵　（捲袖）碎尸萬段！他媽的！

甲兵　一年來，我才知道當兵也是沒有出息，只是幫助人家做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現在簡直瘋了，我們今天不是幫忙地主把姓姜的鎗斃了麼？他幫助東鄉佃戶抗稅，他是我們的仇敵麼？

甲兵　簡直是我們的好友，我們的恩人罷了。

乙兵　我們若不是瘋子，何至幫忙仇敵，來殺我們的好友？

乙兵　（傾耳似有所聞搖手）莫作聲！來了！

兩兵提鎗歸位，少晌幕後轉出兵士六人爲首者捧持令箭昂步入軍法處高呼『提犯』『提犯』幕下

（未完）